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影印

禮釋

第十五册

第五十一期  
第二百

# 禮拜六



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

THE SATURDAY, No. 151.

社 會 小 說

# 自 由 女

時下小說家言每多假託以寄情  
 旨欲根求實地實人一事往往迷離  
 倘悅與太虛幻境原本空皆詳紀  
 惟是編則不然原點綴鋪叙之資  
 當時實人實事雖點綴鋪叙之資  
 料亦無絲毫假借故其離合曲折  
 之情即窮形盡相之態度無一不  
 栩栩欲生絲絲入扣此等從實事  
 上生出之天然層次結構天然節  
 目呼應誠勝於極意描摹形容者  
 萬萬也諸君欲一見吾中國自由  
 女之真相耶請速來購幸勿失諸  
 交臂焉

每部洋裝一冊大洋二角

良 情 小 說

# 玉 田 恨 史

天虛我生以所著玉田恨史付刊  
 行世哀感頑豔讀者無不下淚世  
 多傷心人一腔熱淚正苦無處揮  
 灑曷弗購玉田恨史讀之現已出  
 版每冊收回紙印成本二角

瘦鵑 常覺 醉蝶 鈍根 謹啓  
 丁棟 梅郎 振之 劍秋

上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代發行  
 分售處 各大書局

民國十一年四月一日發行  
 小說 禮拜六第一百五十五期

所 不 許 翻 印 有 權

編輯者 瘦鵑  
 理事編輯 鈍根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電話二四五九  
 分售處 各大書局

|     |     |       |         |     |
|-----|-----|-------|---------|-----|
| 小 說 | 禮 拜 | 每 一 期 | 半 年     | 一 年 |
| 週 刊 | 六 日 | 一 元   | 二 元 二 角 | 四 元 |

外埠如欲定購者先繳足報費郵費空函恕不奉覆中國境內每本加郵費一分  
 日本南洋各埠每本加郵費三分歐美各國加郵費四分

|     |         |         |         |           |       |
|-----|---------|---------|---------|-----------|-------|
| 小 說 | 普 通 地 位 | 普 通 地 位 | 普 通 地 位 | 封 面 之 陰 底 | 最 期   |
| 週 刊 | 六 日     | 每 一 期   | 每 一 期   | 每 一 期     | 每 一 期 |
| 價 目 | 十二元八角   | 元六角     | 元六角     | 元六角       | 元六角   |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代發行

# 禮拜六第一百五十一期

復活紀念  
號增刊

# 目次

|         |     |     |
|---------|-----|-----|
| 紀念      | 鈍根  | 周鐵九 |
| 吉期      | 周瘦鵬 | 王建業 |
| 女學生寒假瑣記 | 陳叔平 | 王濟青 |
| 朝鮮烈女    | 懶公  | 鄭逸梅 |
| 幻境空聲    | 丹秀  | 徐恬審 |
| 黑路      | 夏岡生 | 劍簫  |
| 惜春館諧話   | 醉痴生 | 呂伯攸 |
| 縹紋      | 汪逸庵 | 李允臣 |
| 西諧偶譯    | 沈韜公 | 程瞻廬 |
| 救主      | 陸靜山 |     |
| 黛紅墨齋    | 嚴美孫 |     |
| 劍仇      | 周鐵九 |     |
| 心語      | 王建業 |     |
| 兩騙子     | 王濟青 |     |
| 禮拜六歌    | 鄭逸梅 |     |
| 薄命鳳     | 徐恬審 |     |
| 實在不該    | 劍簫  |     |
| 兒女債     | 呂伯攸 |     |
| 西諧偶錄    | 李允臣 |     |
| 上海秘密    | 程瞻廬 |     |
| 寫真箱     |     |     |

## ●紀念

鈍根

去年今日義孫和秋雲正在愛情濃密的當兒夕陽既下華燈未燦愛文義路西段的小河裏常照着一雙倩影義孫西裝稱體長身玉立背靠着鐵欄干手擎一本禮拜六與秋雲並肩細讀粉塵微渦朱唇輕動其實並不是在那裏讀小說他們眼光射在書上嘴裏只管說話秋雲偷把書上的眼光抽回來橫飛到義孫臉上去可巧義孫的眼光也正斜射過去對個正着彼此嫣然一笑秋雲露出純白晶瑩的牙齒好像編貝一般深深印在義孫腦筋裏終身不能忘掉那時禮拜六裏頭狠多言情小說秋雲專會尋找小說中描寫定情的地方故意批評反覆討論借此挑逗義孫的心義孫原是個初涉情場的少年慾念方熾那裏禁受得這般試誘兩口兒以後的事情也就不問可知了但有一件還可以原諒義孫他並不敢把秋雲當作路柳牆花看待他總希望和秋雲正式結婚做一對白頭偕老的美滿夫妻巨耐秋雲的老子非常頑固最反對的是自由結婚他老人家自己雖然娶了三房姨太太還成日成夜的往堂子裏鹹肉莊上混跑偏偏管教女兒狠嚴不許獨自出門一步不想他那位令愛千金秉着個憤風流的遺傳性那裏耐煩做守如處女的勾當再加三位姨娘的老成典型耳濡目染早就不知不覺的起了同化作用先是三位姨娘愛打麻雀常拉秋雲

入局秋雲知道大凡打麻雀三缺一倘若袖手坐視不成全是有傷陰德的所以不得不隨班學習他們打麻雀的規矩誰贏了錢得請其餘三人吃館子聽戲秋雲當然是敬遵規矩夜夜跟了三位姨娘出去喝酒喝得醉楊妃似的一窩風嘻嘻哈哈撞到戲園子裏去三位姨娘的聽戲比旁人不同自管忙忙碌碌的照鏡子掠髮擦粉紙雙眸霍霍放出奇光和野貓一般向滿戲園的坐客和戲子身上亂轉秋雲先倒不懂他們三位的意思後來也漸漸明白了心裏只是悵悵不樂臉上熱烘烘的一個人呆呆坐着被三位姨娘瞧見了便拿他取笑他益發難受回到家裏只是眉頭不展惟有在他父親面前勉強裝出一些笑容他父親見他天天出去閒狂本待大加訓斥因為是姨太太們邀去的他就不便發作連響屁也不敢放一個只問他白天念的書怎麼樣了他只胡亂回答幾句他的資質原狠聰敏雖沒有大功夫讀書但還能夠在一位中文教習一位英文教習面前敷衍過去所以他現在中文已造到能看小說寫白話情書的程度英文也能唱一隻外國歌說兩句媽愛提阿跑到交際場中一般少年男子已狠爲他所顛倒但遇到義孫和他講純粹英語的時候他却正色答道我們中國人何必講外國話呢接着又是一大篇愛國的議論頭頭是道因此義孫也佩服他恨不得立刻娶過來朝夕同居只礙着秋雲家庭專制非得他父親准許不可但義孫和

秋雲的父親素不相識。又找不到一個相當的人做媒。如何便可求婚。義孫心焦極了。秋雲却安慰他道：「你不用躁急。我正在父親跟前設法替你疎通。我們一面自管預備起結婚應用的東西。來不很好嗎？」義孫聽了諾諾連聲。便打起精神。鎮天價帶了大捆鈔票。跟着秋雲買東西衣服。咧首飾。咧足足用掉了五千多塊錢。秋雲得了這許多東西。並不就帶回家去。只寄存在他舅母家裏。他舅母是個窮寡婦。時常列秋雲家來走動。秋雲因為父親不許他一個人出去。就暗中去求舅母推託。事故來邀他同行。及到了舅母家裏。略坐一坐。就獨自出去。盡情游逛。直到深更半夜。纔回到舅母家裏。舅母又親自送他回去。他舅母這樣幫忙。也不是白熱心。少不得從中得些好處。但是秋雲在外結交些甚麼朋友。舅母也不狠明白。就是義孫也不曉得。秋雲還有這麼一個舅母。所以日常通信。狠覺不便。既不能直接寄到秋雲家裏。只得借重報紙的廣告欄。作他們傳書遞簡的紅娘。有一次義孫因為十天不見秋雲。好生奇怪。便在新聞報上登了一個廣告。道：「三小姐青覽久不見。甚為懸念。近來起居好否。現在何處安身。望速回來。一面以慰渴念。家中人白。這廣告登出之後。依然杳無動靜。義孫天天到往常約會的遊戲場裏等候。直等到第七天晚上。纔見秋雲珊珊而來。神色懶懶。的不似從前高興了。問他話支支吾吾的。回答狠遲。義孫便不敢細問。他近來的行止。只想出各種

笑話來引逗他歡喜。這樣敷衍了良久，纔見秋雲有些活潑起來。義孫便拉他出去散步。他先不肯。只管瞻前顧後，似乎怕撞見了甚麼人的義孫，問他防誰。他粉面通紅，停了一會才說：怕的是遇見父親。義孫道：你父親曉得了我們的事情，麼？秋雲點點頭，又歇了一會，微微咳了兩聲，嗽才答道：我告訴他你的學問怎樣好，家計怎樣富足，又把你送我的鑽石指環給他。瞧他瞧了，說道：這東西值不了一千塊錢，怕他的家產也靠不住罷。我想這句話，很不好。我想請你再賣一只大些的鑽戒，讓我給他瞧瞧。你可知道我父親是狠有些勢利眼光的……義孫聽了，沒有做聲。秋雲又道：我前天在先施公司，瞧見一粒火油光的鑽石，重六克拉，一爪，得他要賣五千塊錢。你得替我買了他來。纔好說畢，把頭靠在義孫肩上，媚眼盈盈，只望着義孫臉兒。等他回答，義孫心裏躊躇不定，勉強答道：買呢？自然要買的不過。我現在沒有錢，如何是好？秋雲道：那麼就明天去買罷。義孫皺眉道：怕明天也不見得就弄得。這筆整款，秋雲聽了，便扭轉身軀，發起嬌嗔來。義孫喚他不應，只見他掬出手帕，在那裏擦眼淚。義孫慌了，忙對他認錯，賠不是，又說了許多溫存體貼的軟語。秋雲纔算回嗔作喜，立起身來，叮嚀珍重，而別到了明天。義孫實在弄不到手，只得再向秋雲道歉，請求展限。秋雲限他三天以內辦到。可憐義孫手忙脚亂，想把一種股票出賣，又沒有人要。三天期限已到，秋雲賭



氣不要了。急得義孫立誓賭咒願在兩天以內無論如何總得辦到。雙手奉上萬不料事出意外。第二天偶然走到一家小印刷鋪子裏瞥見一架腳踏機上正印着一種大紅喜柬。東上寥寥幾個大字。是月之十五日爲小女秋雲承梅金蘭先生介紹與封元緒君結婚敬治喜筵恭候光臨。薄惟脩鞠躬義孫見了大驚忙自鎮定心神屈指一算這天距他們婚期只有十四天了。怪道秋雲近來失張夫智的。原來有這麼一回事。又把自己和秋雲四個月來前的情形細細一想恍然大悟。當夜見了秋雲便說鑽戒已買來了。只花了四千五百塊錢。虧了一位朋友名叫封元緒的幫着我論價才得這樣便宜。但那指環卻被他借去了。做樣子因爲他有一粒大鑽石也要照這樣子讓配頂十四日纔能還我。我准定十五晚上交給你罷。秋雲不等義孫說完早已玉容失色。渾身刺促不甯待要立起來走時卻被義孫攔腰抱住。秋雲沒奈何忽然哇的一聲哭了。雙手捧着臉低垂粉頸。眼淚索落落滴在衣襟上。濕了一大塊。義孫原想勸慰他無奈找不出話頭。只索眼睜睜地白瞧着他。嗚嗚咽咽哭了大半天。彼此懶洋洋站起身來。秋雲手扳着義孫肩膀低頭發出狠微的聲音道。義哥我的心碎了。義孫沒有回答。陪着秋雲走了一段。臨別緊握着秋雲纖手。狠搖了幾搖。各自散了。封元緒結婚的那一天。義孫還去觀禮。回到家裏無聊得狠。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會真記。高聲誦讀。讀到

紀

念

六

張○生○送○崔○氏○的○那○首○詩○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益○發○拍○案○叫○絕○一○天○在○  
路○上○瞥○見○秋○雲○和○封○元○緒○同○坐○着○汽○車○疾○馳○而○過○秋○雲○衣○飾○奢○華○氣○象○驕○貴○回○頭○裝○着○千○嬌○百○媚○的○  
笑○容○向○元○緒○說○話○露○出○純○白○晶○瑩○的○牙○齒○好○像○編○貝○一○般○義○孫○想○起○前○情○不○由○得○失○聲○長○歎○從○此○以○  
後○義○孫○絕○跡○交○際○場○中○終○日○居○家○閉○門○謝○客○祇○有○每○星○期○的○土○曜○日○親○自○上○中○華○圖○書○館○來○買○一○本○  
禮○拜○六○今○天○正○值○禮○拜○六○第○一○百○五○十○一○期○復○活○週○年○紀○念○號○出○版○買○客○格○外○擁○擠○我○也○坐○在○櫃○台○  
裏○邊○瞧○熱○鬧○義○孫○一○眼○看○見○了○我○忙○打○人○叢○中○擠○過○來○和○我○拉○手○講○了○幾○句○閒○話○我○信○口○問○他○這○期○  
的○封○面○畫○好○不○好○他○連○說○好○好○他○是○我○的○情○人○我○便○笑○道○這○畫○裏○情○人○比○了○皮○肉○情○人○還○好○畫○裏○情○  
人○的○情○人○永○遠○不○變○的○他○聽○了○歎○口○氣○道○你○這○話○真○是○至○理○名○言○接○着○又○自○言○自○語○道○復○活……復○  
活……愛○情○可○不○可○以○復○活○呢……又○道○紀○念……紀○念……紀○念……禮○拜○六……你○真○是○我○的○紀○念○品○了○

古期

周瘦鵑

上○海○的○閨○閣○最○考○究○一○個○頭○梳○成○種○種○花○樣○也○像○衣○服○一○般○隨○時○變○動○一○會○兒○時○髦○一○會○兒○又○不○時○  
髦○了○每○天○早○上○總○得○費○去○好○多○的○時○光○對○着○鏡○子○弄○這○個○頭○式○樣○好○看○了○不○算○更○要○梳○得○光○光○的○直○  
使○蒼○蠅○飛○上○去○站○不○住○脚○要○瀉○將○下○來○富○人○家○的○婦○女○自○更○鄭○重○其○事○早○用○好○了○梳○頭○女○傭○專○為○梳○

一個頭把一日三餐和錢鈔去供養他那些中人之家和中人以下的人家當然沒有這財力僱用梳頭女儻然而婦女們對於這個頭仍是不肯敷衍過去的於是走梳頭應運而生了怎麼叫做走梳頭呢就是有一輩精於梳頭的女傭不歸人家僱定專做零碎的生涯每天一清早連走十多家人家替那些婦女們梳頭一個月只消幾角錢至多也不過一塊錢有零罷了因了上海的閨閣中考究這個頭所以走梳頭的大半是生意興隆勝過尋常的女傭十倍西門裏頭的姚媽媽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不知道從那裏學來的一副梳頭好身手梳起頭來又光又滑又入時真個比衆不同他的丈夫在世時原在一家米店中充夥計的每月掙幾個苦錢勉強還能養妻育子享他們自然的天倫樂趣不道一年上忽的害了喉痧竟送了命可憐姚媽媽手中沒有一個大錢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向人家捐募了幾個錢好容易把丈夫殮了心想兒子還只十一二歲不能出去掙錢只索自己設法若是依賴人家過活終不是事於是他就應時勢之需求開始做走梳頭了因他梳頭的本領好一時里巷之間居然大大的有名不論富人家中等人家都要請教姚媽媽連那些小戶人家偶然逢到吃喜酒做客也不惜破鈔一角小洋來請姚媽媽梳頭因此上姚媽媽天天忙碌得很雖把生意回絕了不少每天平均總要梳二十個頭東奔西跑真像蒼蠅沒了頭似的直要梳到

吉

期

七

午○回○三○四○點○鐘○方○始○完○工○所○以○他○大○清○早○起○來○總○就○在○頭○上○插○上○三○兩○枝○紅○骨○簪○匆○匆○上○街○去○了○那○時○姚○媽○媽○的○兒○子○炳○生○已○在○小○學○堂○中○讀○書○倒○還○知○道○用○心○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也○讀○了○三○四○本○了○姚○媽○媽○很○有○主○意○心○想○人○生○在○世○不○能○無○一○技○之○長○將○來○糧○不○糶○莠○不○莠○沒○處○尋○生○活○可○不○是○事○總○要○學○一○種○專○門○的○技○藝○才○他○譬○如○像○自○己○幸○虧○會○梳○一○個○頭○才○能○掙○一○口○飯○吃○為○兒○子○的○前○途○打○算○似○乎○也○不○能○不○預○備○好○吃○飯○的○本○領○呢○主○意○打○定○他○等○炳○生○高○等○小○學○畢○業○就○送○進○報○館○裏○去○學○排○字○炳○生○心○中○情○願○自○然○十○分○勤○奮○母○子○倆○通○力○合○作○支○持○門○戶○這○樣○一○連○十○年○不○但○無○凍○餒○之○憂○并○且○已○掙○下○幾○百○塊○錢○了○

姚○媽○媽○有○了○這○幾○百○塊○錢○在○他○原○是○毫○無○用○處○一○心○一○意○只○想○給○兒○子○娶○妻○兒○子○早○一○日○娶○妻○自○己○便○便○早○一○日○抱○孫○子○十○多○年○來○過○這○清○苦○的○光○陰○一○母○一○子○可○寂○寞○得○夠○了○娶○了○媳○婦○也○得○熱○鬧○熱○鬧○他○把○這○意○思○告○訴○炳○生○炳○生○原○是○無○可○無○不○的○說○一○切○都○憑○母○親○去○辦○罷○姚○媽○媽○全○權○在○握○就○便○宜○行○事○由○東○隔○壁○賣○花○婆○李○媽○媽○做○媒○聘○定○了○一○一○個○茶○館○主○人○的○女○兒○彼○此○換○一○換○照○片○兩○小○的○心○中○也○都○默○許○了○擇○定○明○年○春○上○三○月○中○結○婚○姚○媽○媽○對○於○這○種○結○婚○與○禮○本○看○得○十○分○重○的○就○這○吉○期○問○題○他○已○請○了○十○多○個○算○命○瞎○子○推○算○過○兩○方○面○都○沒○有○冲○碰○委○實○是○吉○祥○之○至○定○婚○以○後○

沒有旁的話。母子倆只懷着滿腔子的歡喜。等候吉期來了。這年年底。男女兩家已着手預備起來。等到三月初上。甚麼都已齊備。雖比不上那麽豐富。却也把泡茶梳頭排字的汗血錢化去不少了。吉期一天。天近了。姚媽媽常開笑口。得意得甚麼似的。每天早上。他仍出去替人梳頭。那二十家人家的鏡中。往往見姚媽媽在束絨掠髮的當兒。臉上總是微含笑。他心中。意中。總不住的念着。道吉期快到了。吉期快到了。誰知吉期以前的二十天。光景他兒子忽然害了很重的喉痧。病倒在床。姚媽媽好不着慌。即忙請醫生診看。連服了好幾貼藥。沒有甚麼起色。姚媽媽求神問卜。拜天送鬼。甚麼都做到了。末後幸而仗着一位老名醫用藥得法。把炳生的性命從死神掌握中奪了回來。看看那無情的光陰。先生飛一般跑去。吉期已一天天接近了。有幾個鄰人都勸姚媽媽快去和女家商量。把吉期改遲一個月。或半個月。巨耐姚媽媽是個極迷信極守舊的婦人。胸中橫梗着「吉期不可錯過」一句荒唐的俗話。兀是躊躇不決。只盼望吉期到時。他兒子已完全復元了。好好吉期到了。炳生雖已病愈。但是周身沒有氣力。精神上一些不覺得愉快。在他意思也主張改期。然而他母親的吉期觀念太深。牢不可破。他說人生在死不過一個吉期。我千辛萬苦請算命先生揀定了。如何能輕意改期。吉期錯過了。怕要遇到晦氣的事。況且病後尚未完全復元。冲冲喜可

就○好○了○還○有○那○個○做○媒○的○賣○花○婆○子○李○媽○媽○也○和○他○一○鼻○孔○出○氣○在○鄰○人○們○中○施○行○他○的○宣○傳○政○策○鼓○吹○吉○期○不○可○錯○過○的○主○義○他○於○是○到○了○那○個○吉○期○竟○舉○行○婚○禮○了○炳○生○扮○做○了○新○郎○由○兩○個○伴○新○的○扶○着○上○堂○勉○強○行○禮○可○憐○他○一○張○慘○白○瘦○削○的○臉○上○還○微○微○含○着○苦○笑○可○是○心○中○總○覺○得○不○自○然○呢○

姚○媽○媽○的○目○的○已○達○了○吉○期○果○然○沒○有○錯○過○但○他○不○知○不○覺○中○已○把○中○子○處○了○死○刑○可○是○炳○生○做○了○新○郎○當○然○要○和○新○郎○親○熱○親○熱○之○餘○可○能○免○夫○婦○間○心○經○的○那○件○事○麼○於○是○密○月○未○過○炳○生○已○得○了○癆○病○從○此○纏○綿○床○褥○不○可○救○藥○不○久○就○拋○下○他○新○娶○的○愛○妻○死○了○姚○媽○媽○和○新○媳○婦○哭○得○死○去○活○來○但○已○哭○不○醒○長○眠○之○人○姚○媽○在○這○痛○哭○中○回○頭○一○想○總○能○覺○得○自○己○的○罪○狀○了○

唉○吉○期○吉○期○(鵬○曰○此○實○事○也○語○吾○者○李○常○覺○誌○之○以○示○天○下○之○爲○父○母○者○)

### ●女學生寒假瑣記

陳叔平 上海

朝○曦○東○升○把○大○地○照○耀○得○如○鍍○着○黃○金○一○般○枝○頭○小○鳥○不○住○聲○的○啾○唧○亂○鳴○好○像○唱○着○歡○迎○歌○曲○這○時○候○張○惠○貞○已○披○衣○下○牀○手○裏○捧○了○一○大○堆○瓶○子○甚○麼○雪○花○粉○咧○美○容○膏○咧○擦○牙○香○水○咧○在○下○也○記○不○清○許○多○三○脚○兩○步○的○奔○向○盥○洗○室○而○去○惠○貞○是○競○勤○女○校○的○二○年○級○生○家○居○松○江○校○中○定○着○明○天

下午行休業禮。好得現在考事已畢。今天特地起了個早起。意欲乘着一天工夫。到外邊去購辦些零星應用物品。預備放了假。好直接搭着火車歸家。免得多一番週折。伊入校的期間。雖然只有兩個學期。對於化裝。一科却頗有程度。正是輕勻桃靨。淡掃蛾眉。足足費了一個鐘頭。方纔竣事。正想收拾收拾要走。不提防一只粉瓶子忽然生翼飛去。就知有些不妙。急迴過頭來。只見一個海綿式臉的女郎拿着伊的粉不住的向自己面上亂塗。原來這女郎姓陸名鳳珠。生着一臉的大麻子。濃濃的眉兒。他父親在湯公館裏當着一個賬房的職位。每月所入。不過二十元左右。在這米珠薪桂的時候。加之人口衆多。自然十分拮据。支持不下起來。好得他東家是競勤女校的校董。每年總得捐一二百塊錢。有這機會。他遂懇求他東家寫了封薦信。把女兒送到校中做了一個免費生。家裏也好一個人嚼吃。正是一舉兩得呢。然而鳳珠並不因生得醜陋減少了他的愛好性。雖然經濟困乏。好在他膂力過人。要用甚麼東西。只要被他瞧見。不論是誰的。總得叨光一些。到了他手。要搶還時。狠不容易。就是告訴了校長。因他是校董所薦。也不過訓斥幾句。這種不痛不癢的責罰。不但不能使他改過。倒壯大了他的胆子。更加肆無忌憚起來。同學們既奈何他不得。遂相戒不敢把應用東西擺在外面。都密密的鎖藏箱中。好像防禦大盜一般。然而憑心說句話。鳳珠這種行為。原不過

措油性質。明鎗交戰。却不是偷偷摸摸同竊賊一般的。看官們切勿悞會。所以只要不被他聽見。也就罷了。今天合該是惠貞的悔氣。偏偏遇着了。他。惠貞知道和他爭也無益。倘再等下去。恐怕連別樣也要不保。便瞪了他一眼。賭氣索性連瓶都不向他。要還。忽忽地回轉宿舍。鳳珠見伊去了。便老實將瓶揣在懷裏。十分得意。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且說惠貞回到宿舍。只見伊的知己學友未絹芳正在那裏鋪牀。便將方纔的事告訴了未絹芳。並恨恨的道。依吾心裏。恨不得重重打他兩下耳括子。只是敵不過他。把吾肚子都氣破咧。未絹芳笑道。這是你喜歡裝飾的報應。像吾就和這些搽什子的脂粉無緣。覺得塗在臉上。便不狠舒服。並且心上也是不安。好像做了欺詐的事情一般。所以你看吾除了肥皂牙粉外。可曾買過一樣沒有。然而鳳珠這妮子也太潑辣了。他要是惹了吾。吾必不和他干休。定要想方兒重重的懲治他一下。好教他下次不敢這樣放肆。惠貞道。姊姊既有好計策。何不教吾一個。讓吾出出氣。並且可以替吃過他虧的同學們報仇雪恨。使他也曉得些利害。你道是嗎。未絹芳把頭一扭。道。他又沒有惹吾。吾夠不着替人家高興。倒反招了他的怨。惠貞扭着未絹芳親姊姊好姊姊的喚個不住口。並道。你若肯替吾報仇。吾便永遠忘不了你的大恩。還要重重酬謝。今天先請你吃大菜看戲好嗎。未絹芳拗不過伊的懇求。便道。誰希罕你的酬謝。只要你下次知道些



好歹就夠了。快快附耳過來。惠貞果然把耳朵湊在絹芳嘴上。至於絹芳說些甚麼。在下因距離太遠。不會聽得明白。絹芳說了一回。只見惠貞拍手笑道。妙計妙計。不知你怎樣想得出來。要是我做了。男子一定設法娶你回去。言聽計從。怕要發個三五百萬財。亦非難事。咧。絹芳瞪了一眼道。又在那裏嚼舌了。看吾來搆你的嘴。說着移步盥洗去了。惠貞乘便把牀鋪好。然後將梳具一件一件取出。羅列桌上。這時後絹芳已盥洗回來。兩人替換換梳起頭來。他們女學生對於頭髮上面。確乎着實改良。所有擦花咧。香水咧。一概摒絕。不用。只不過灑上些生髮香水。但是一瓶生髮水的價值。不知好買多少。香油擦花。雖然合於衛生之道。却把生話程度。已暗中抬高了。不少。然而在下聽得一個藥房裏的朋友說。道。生髮水內。含有火酒。多分常用了。頭髮便易脆斷。這話真真不真。在下可沒有試驗過。所以不敢武斷。咧。今天惠貞梳的是個盤辮。額上燙燙過的前劉海。蓬鬆着像春天柳樹一般。隨風飛舞。因要顯出他的美觀。任是天寒風烈。吹得頭痛欲裂。也不忍帶只帽兒。埋沒了絕妙的風致。惠貞收拾梳具已畢。便換上衣服。身穿一件新編成海軍式的絨純衫。（此衫好似西婦拍球時所穿。以形如海軍制服。故斗胆定此名稱。）下面繫着一條黑花緞齊膝跳舞式百褶裙。足登一雙新漆沒長統高跟皮鞋。擦得光可鑑人。鼻樑上架着一副羅克氏式的玳瑁金邊眼鏡。左手